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十六回 臨風覽勝係歸舟 剪韭留賢逢舊雨

話說王夫人同寶釵正想芝哥兒，屈指計其歸期。忽聽大門外一片響聲，要叫丫頭們傳問。只見賈政笑吟吟，拿著個刷印的紅報條兒，進門就說道：「太太大喜！芝哥兒進了上元縣的批首，連虎哥兒也進了。」王夫人聽了大喜，接過報條來，遞與寶釵，叫他看。寶釵就念道：「欽命提督江蘇等處學政李，取中覆試文童賈茂第一名。」旁寫「張字第四號。」寶釵就要與賈政、王夫人磕頭，賈政同王夫人皆說：「你同喜呀！一說就是了。」當下賈政賞了報子銀五十兩，王夫人、寶釵又加賞了二十兩盤纏。兩個金陵報子歡喜拜謝而去。各處親友皆來道喜，榮國府中吃了幾日喜酒。內惟閔師爺快活的了不得，大聲說：「這個秀才何足奇？將來龍頭獨步，那時才服我的眼界哩！」探姑娘也著實歡喜，說道：「這是通靈玉的初基。往後再看罷！」

不言都中情事。再說芝哥兒辭了薛蝌，約定二月初頭在德州取齊。薛蝌不許薛尚義住著候考，亦約定開春同回都去。芝哥兒開船到了金山，便叫維舟瓜步，到金、焦二山游了兩日方行。其《題金山》的詩道：

天工宣五色，物巧備金山。
夜唄聲喧寂，晴樓勢往還。
塔尖塵不到，人影樹相間。

學士殊多事，老僧意自閒。首《北固懷古》道：一局千秋未定棋，升沉榮屏付天知。風雷若奠江山險，龍虎徒爭際會奇。此日商帆環鐵甕，當年戰壘出吳師。旗亭歌館昇平巷，駐馬孫劉閱幾時。

到了揚州，又住了船。時已歲底，欲在平山看了梅花才起身，便加了幾兩船錢。就寫好家報，差林天錫起早，先回去稟說，得二月盡始能到家。轉睫春初，紅梅燦爛，芝哥兒坐了游湖船，來游平山。真是繁華地方，遊人往來不絕。燈船簫鼓，徹夜連明。芝哥兒全不著意，其《題平山堂》詩道：

繹絡圖成趣，紆迴境倍佳。
梅紅香雪塢，鬆翠落伽崖。
春閣登朱層，燈船墜綠牌。
風流賢太守，為政亦舒懷。

賞玩了梅花，過燈節才解舟北上；渡過黃河，船上在淮安，尾艙頭搭了位客人，是進京求名的。這人姓蘇，名遇，字又卿。書法甚好，談鋒更為犀利。船家求了李貴，稟芝哥兒，遂許他搭了此客。多落幾個飯錢。人了楊家口，在船無事，那日芝哥兒便叫邀這蘇又卿到艙見了。蘇遇知是榮府公子，借此得以認識，心中大悅。到艙中，行了禮，讓他坐下，說了會話。與芝哥兒甚是投機。終日在船閒談，把登臨之興減了許多，便時常留飯相待，漸漸成了相知。蘇又卿口頭既好，見聞亦博。將無作有，說了許多故事，可消春困。待我一敘來。

他道：「唐憲宗好神仙術，方士田佐元、僧大通，皆以煉金石藥見幸。有處士伊生，縝發童顏，嘗乘黃牝馬，不餽芻粟，但飲醇酎。以青氈藉其體，時游青宛間，千百年事皆如目擊。上知其異，遂召入宮，處九華之室，設紫芝之席，飲龍膏之酒。上因問曰：「先生春秋既高，而顏色不老，何也？」伊對曰：「臣家海上得種靈草，食之故爾。」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，種於殿前。一曰雙麟芝，一曰六合葵，一曰萬根藤。靈草既成，人莫能見，惟上彩而餌之，頗驗。由是益加禮重。久之，伊請還山，上未之許。適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，彩繪華麗。上因元日與伊觀之，指蓬萊曰：「若非真仙，誰履此境？」伊笑曰：「三島咫尺，何嘗難及。臣雖不才，請為殿下試之。」即躍體於木刻三山之金銀闕內，漸覺微小。左右連聲呼之，竟不復見。追思之，因號其山為藏真島，後有青州奏雲：「伊乘黃牝馬過海矣。」

又道：義興吳諶為縣吏，家臨荆溪。忽得大螺，已而化為女子；號螺婦。縣令聞而求之，諶不從，乃以事虐諶曰：「令要蝦蟆毛備用，如不獲，即致爾罪。」諶語螺婦，即為致之。令又謬語曰：「更要禍門。」諶不知屬何物，又語婦。婦曰：「此獸也。」須臾牽至，如犬，而食火，其糞亦火。令與火試之，忽遺糞，大炬燒縣宇，令及一家皆致焚焉。

芝哥兒聽了，大笑。備酒款洽，深破岑寂。

不覺的船已到了濟寧，芝哥兒要謁聖林，兼望泰岱。遂帶了焙茗、包勇，輕裝起早。約李貴押船在德州候薛蝌取齊。蘇又卿要陪芝哥兒同到泰山一遊，芝哥兒甚喜。就下了船，到曲阜來謁聖林。因成一首排律，道：

展拜衣冠飭，先師萬代尊。
薪傳稽帝古，至德贊乾元；
禮樂從先進，詩書重雅言。
矢來昭肅氏，練影辨蘇門。
景仰東山著，弦歌泗水存。
楷模歸兩化，松柏帶霜痕。
廟祀隆千禩，田租復一村。
春風噓草木，鵬變豈無鯤。

吟畢，便將諸弟子手植的各種樹及墓旁著草細細體認了一回。遂走進曲阜的北門來。恰與端木楷相遇；彼此一聲「哎喲！」即連忙攜手相問。端木楷道：「世兄從那裡來？這可是夢想所不到了。」芝哥兒道：「弟這裡逢人便問，」找尋尊府，誰知此處相遇？大快平生！」遂將自己赴金陵小考，進了學，由水路回京，到此瞻禮聖林，並候起居的話說了一遍。端木楷忙即讓到家去。問了蘇又卿行蹤，一併讓了同走。

轉了兩條街，卻離西門不遠，路北一個大門，懸著文魁的匾。到了書房，重行敘禮，並請端木老太太的安，大家方才坐下。茶罷，說了許多別後的話。便端出酒來，那酒卻是「青州從事。」芝哥兒不大能飲，仍換了滄酒，擺上菜，大小碟碗又有二十多樣。到掌燈時吃了飯，重又端上酒碟來，芝哥兒說：「酒夠了，咱們喝著茶說話罷。小弟今夜要下榻於兄處了。」端木楷道：「豈惟今夜，定要留世兄為平原十日之飲呢。咱且喝茶。」就叫書童撤去碟子，並桌上傢伙。便吩咐：「另烹好茶來喝。」坐到二更以後，芝哥兒再三說著，才回後邊去了。

次日，芝哥兒將從南帶來的人事送了十二樣，不過是扇子、香珠、湖筆、徽墨等件。端木楷謝了收去。便邀請許多至親，皆是聖門舊日高弟後裔。衍聖公已著兒子小鮑爺來赴席。大開筵席，直歡飲了一日，到晚方散。

又住了一天，芝哥兒要瞻仰泰山，端木楷預備了車，便陪著一遊。不一日，到了泰安，禮了岳廟，便至泰山腳下。從盤道坐著軟兜，到了山頂，過萬仙樓，禮玉皇廟，訪五松樹，玩朝陽洞，驗試心石，考無字碑，臨捨身崖，尋八仙洞，經石屋，曆日觀，登小蓬萊，問竹林寺，瞻禮岱廟，辨證梁父，瞰黑龍潭，對金牛山。到宮山想漢武之遺蹤，憩雲亭讀宋真宗之御制。所謂靈應宮，陰字碑，無不一一遊覽到。游了三四日，方下山。從齊河柱德州來。在山時，又值海市。芝哥兒有詩《詠岱雲》，道：青宮推長子，方鎮重三公。天地披襟外，魯齊一望中。歸雲無定岫，絕頂近罡風。又《賦海市》道：

霧開鷲建塔由旬，更倚樓台境未真。
變幻千端緣頃刻，迷離五彩候秋春。

山中甲子終仍始，海上滄桑舊忽新。
雲淨風移還本色，碧天萬里瀉瀉銀。

端木楷看了，連聲贊道：「好佳作！吾兄詩才，可謂一日千里。」芝哥兒說：「小弟獻醜，尚求吾兄指教。如此過贊，轉非小弟求救的意思了。」端木楷道：「世兄之才，真由天授。豈弟輩所及萬一。」兩下依依不捨，直送到德州船上。

原來薛蝌同虎哥兒已早到了，端木楷又住了一日，方才別了回去。約定今冬來京肄業，以便應試春闈。芝哥兒上了船，問：「師傅怎麼不見？」虎哥兒說：「回家省墓去了。說是明春才會來試。」芝哥兒就沒言語。開了船，順風下水，甚是得意。

在船無事，芝哥兒指著蘇又卿向虎哥兒道：「這位先生，極好的故事。你何不說一個，以廣我們聞見。」虎哥兒是個孩子，最愛聽故事的。因纏住又卿，必叫他說。蘇又卿說了一個燃海故事，嫌不好。又說了一個蘇東坡漁樵問答內的「偃鬼故事」，又嫌不好。因說道：

唐時咸通九年。同昌公主下嫁於廣化裡韋宅，賜予珍異難以勝紀。水晶，火齊，琉璃，玳瑁等，床藉以金龜、銀螯，又賜金麥、銀米各數斛。此太宗時，條支國所貢也。又有鷓鴣枕，翡翠匣，神絲繡被，未知出於何國，其奇巧真不可思議。賜饌有靈消炙、紅虬脯。靈消炙：一羊之內，取之四兩，經暑不敗。紅虬脯非虬也，佇盤中則健如虬，紅絲約高一尺，以箸抑之無數分，撤則復其故。如此品味，人莫能識。酒有凝露漿、桂花醕，茶則綠花、紫英之號，不暇枚舉。一日大會，玉饌供列，暑氣將盛，公主命取澄水帛，以水蘸之，掛於南軒。不多時，滿座皆思挾纊。澄水帛長八九尺，似布而細，明薄可鑿，雲其中有龍涎，故能消毒熱。有得九玉釵者，以獻上，刻九鸞其釵上，有字曰：「玉兒」，工巧非人工所制。公主寶之。一日晝寢，夢絳衣奴致語雲：「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。」既覺，以夢中之言，言於左右。及公主薨，其釵亦失所在。韋氏異其事，嘗以語人，人故知之。韋氏諸家，好葉子戲，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，命人捧立堂中，則光明如晝，不事點燭。公主乘七寶步輦，四面雜懸五色香囊，內貯辟邪、祛寒、瑞麟、金風各香，此皆異國所獻，仍以龍腦金屑；鑲水晶瑪瑙，辟塵犀為龍風尾，其上絡以珍珠、玳瑁，又金絲為流蘇。每一出遊，則香塵四溢，晶瑩照耀，觀者感焉。自兩漢六朝，公主之盛未之有也。

虎哥兒聽了，鼓掌稱美，再三細問，以記其名目。芝哥兒亦大喜，便向又卿說道：「先生到都，可有東道主？倘無其人，何不下榻弟處，得以朝夕領教，何如？」蘇又卿便打「躬道」：「承少爺如此厚愛，我學生求之不得，何以敢辭。」芝哥兒到了家，稟明賈政，就留下他為門客。後來芝哥兒發了，替他在三通館辦個譽錄，議敘了巡檢行頭，做夠十數年，積個小小家業，後半世倒也得其所了。這是他時運將至，才遇此搭船機會，亦虧他口舌利便，有此記性，方得這番遭際。

再說梅御史，從金陵起早，先進京來。又差人至仁和本籍去瞧調鼎。候著差人回來，方才回家眷由水路起身。四月底，梅御史到了京。面過聖，謝恩請罪，又奏明瞭沙灘情事。聖恩寬大，著他到御史任錄瑕再用。梅御史又磕了頭，方才出宮門。回到家居私第。賈政已拜過了，遂即到榮府來拜謝賈政、當下二人相見，握手談心，甚是藉慰。就留梅御史吃了便飯，方才回去。次日梅御史到各相好皆拜過了，賈政又備酒揮塵，倒大家歡飲了數日。

直至秋半，鄒夫人才到。薛姨媽接了寶琴同月娥到家來住幾日。王夫人、寶釵皆過來相候，見月娥身量長成，溫雅出眾，著實歡喜。說了會別後話，寶琴又把洞庭被風的事說了，大家皆詫異不止。鄒夫人先已拜過，王夫人備酒，替鄒夫人接風，並寶琴、月娥皆請了。月娥不肯過來，寶琴見王夫人，委婉說了，方不再請。鄒夫人送了人事，又另外給芝哥兒文房四寶四件，曹扇四匣，香串九件頭一事，安化茶葉四簍，辰砂二匣。王夫人皆謝了，即叫玉釧收去。一席酒吃到掌燈方散。

王夫人也給了月娥許多物事，留寶琴住幾日。探春原在家裡，便將喜鸞、喜風、李紋、李綺皆接回了，叫他姊妹樂一樂。李綺生了女兒，已十二歲；喜鸞、喜風各生兒子，連奶媽同帶來。姊妹們離多會少，相見時十分親熱，說起在大觀園結社詩時，大家歎惜了一會。又提及寶琴抱著梅花瓶，站在雪中山坡子上，老太太叫惜春寫入圖中的事，想起老太太在時的疼愛來，添了許多傷感。大伙同住了四五日，方才各自回去。

寇侍郎與梅御史先後到京，接了刑部侍郎任，賈政拜會了，請過兩次酒，與梅御史終有芥蒂，虧了賈政再三剖說，彼此方才釋然。賈政又備一席齊整酒，替他二人共了面，也就無甚嫌憾。

不言梅御史在京供職，卻說芝哥兒從德州開船，順風下水，不數日，到了滄州。題了首《滄郡鐵獅》的詩道

見說柴周威鎮薊，誰憐荊棘走銅駝。
晨霜夜月光生鐵，暑雨春風碧長蘿。
空跡孤眠寧駭獸，荒城獨吼亦鳴鑼。
豪華流水英雄在，牧笛樵歌百戰多。

過了天津，在張家灣換了車，就進京來。前一日，差包勇到家送信。王夫人便差了管家林之孝，備了自家的後輜大鞍車子來接芝哥兒。林之孝見了，請過安，道了喜。一切行李皆交薛蝌同李貴照應，芝哥兒就同虎哥兒坐上車。林之孝同焙茗也坐了車，跟虎哥兒書童騎了馬，遂進城來。芝哥兒在車中又做了一首《金台》的詩道：

巍台鸞駟千金骨，贏得燕昭一日心。
遠近寒煙橫落日，高低豐草倚寒林。
果儲善價懸青眼，不乏奇勛報賞音。
為問望諸書在否，悠悠終古碧雲深。

吟完，自家沉味了一番，不覺已到府門。眾家人皆垂手侍立，芝哥兒下了車，遂一齊打千兒請了安。賈蘭遂迎出門來，芝哥兒、虎哥兒同上前請安。虎哥兒辭了，先回家去。賈蘭連忙拉住就說：「該這麼的。」遂同芝哥兒走進府來。見了賈珍、賈璉，芝哥兒便打千兒。賈璉等連聲問好，拉起來。又與賈環請了安。賈政、王夫人同寶釵、李紋皆在院門外候著，探春聽說芝哥兒回來，昨日特地來家，同史湘雲、惜春皆在門口。平兒二月初二日添了個兒子，叫長齡兒，學名賈藻。因未滿月，不曾接出。

芝哥兒見了賈政、王夫人，跑一步請安，就磕了三個頭。又替探春、李紈等請安。才向寶釵、李紋、李綺等請安。眼圈就紅了，淌下淚來。王夫人連忙攙在懷裡，拉進院去。到了屋裡，芝哥兒又替賈政、王夫人磕進學的頭。賈政心中甚喜，說道：「罷了！你自家得的功名，難為小小年紀，就中個案首。李學院可說什麼？」芝哥兒便將李學台教訓的話，及出詩題的事說了。賈政又問了些別後事情，就往書房去了。王夫人拉著芝哥兒，疼了一會，就叫：「取點心來給我兒吃。」玉釧兒、珍珠就端過兩捧盒來，皆是芝哥兒素日最喜吃的。

虎哥兒下了車，回去替他家的尊輩磕頭。這會薛姨媽要瞧外孫芝哥兒，就帶了虎哥兒過來，給賈政、王夫人磕頭請安。王夫人見了甚喜，先叫他同芝哥兒吃個點心再說。芝哥兒放下餚餚，來替薛姨太太請安，就磕下頭去。薛姨媽說：「外孫大喜！」連忙拉住。秋紋就端上茶來，寶釵便送上去。薛姨媽說：「姑娘請坐罷，我自喝就是了。」芝哥兒正讓虎哥兒吃點心，玉釧兒傳話：「外邊焙茗說，老爺請二少爺哩。」王夫人就叫芝哥兒仍是行裝出去。到門外問焙茗，才知是梅御史來拜，找芝哥兒一會。

芝哥兒到了書房，就作揖，要朝上行禮。梅御史忙離座來拉住，說是「身上可好？多咱到家的？」芝哥兒說：「今日才到。再去磕頭請安。」梅御史問了會考的事，向賈政道：「這李學台名來儀，是個浙右名士，眼中從不輕易下人。若非令孫才品，何能動其青目。知遇之雅，這是不可輕的。」賈政道：「親家大人說得是。但小孩子何能當碧眼之一顧！」芝哥兒坐了會，就辭了進去。梅御史也就別了，他處拜客。

次日，芝哥兒先到東府祠堂磕頭。見了邢太太及賈珍、尤氏奶奶，又瞧瞧蓉哥兒夫婦。出來就到薛姨太太處，各位長輩行禮。又謝薛蝌照管。原來薛蝌同李貴傍晚方到，此時尚未起來。芝哥兒遂到探姑娘的周府，又到了喜鸞、喜風及李紋、李綺等處，王仁

處也拜了。到聞翰林家，又到馮將軍家——世職馮紫英處。才替梅御史請安磕頭，梅御史上衙門去了。見鄒夫人、寶琴，都要磕頭，一皆拉住了。梅調鼎姨爹也行過禮。鄒夫人留吃了飯，才叫他出去拜客。就到了蔡念典處，又拜李雲龍，皆未遇著。就把族中應到的長輩皆到了。回家已酉牌時候了。仍到李紈、賈璉、平兒及史湘雲、惜春一一讓過，才回王夫人房裡吃晚飯，就歇了。

次日，閔師爺一早要會，與芝哥兒說了半晌話。王夫人就擺早飯，同眾門客吃。蘇又卿到京，就把行李拿在府中，今日也一同坐了。天交巳正，芝哥兒要出城去拜周巧姑爺，就回後邊換了衣服，坐車帶了林天錫，並送巧姑娘的人事，就出城去。誰知周巧姑爺起早進城有事，就便來瞧芝哥兒。偏不在家，與巧姑娘說會話，留吃了飯，方回家去。送的人事，巧姑娘皆收了。芝哥兒到府，周巧姑爺惦记著無人照應芝哥兒，急趕回去，偏不遇著。

過了數日，寶釵把芝哥兒帶來的人事，同王夫人商量，把家中的又添了幾樣，配著送與各親友處。有全受的，也有受兩三件的，大家道喜接風。忙了有個數月，方才稍閒。

一日傍晚，閔師爺備了個果盒，帶著龍井、兩前茶葉，獨自到瀟湘館來，與芝哥兒閒話。焙茗便將現成爐火，另烹好水，將茶沏上。閔師爺同芝哥兒喝著茶、吃果子說話。閔師爺說：「現今差已考了，不知那位有福的，今秋做世兄先生的房師。」芝哥兒說：「只怕未必。」閔師爺說：「這又奇了。世兄具拾芥之才，相與不拘形跡，何出套言？」芝哥兒說：「我從不會套言。臨期先生自然知道。」閔師爺說：「我意春闈想與世兄做同年，才如我意哩。」芝哥兒說：「同年這倒不可定，但先生是要受特恩的。我已說過，並非過譽。」閔師爺聽了，大費躊躇，又不便再問？因說：「令老師張越存先生，何不同來？」芝哥兒道：「回去省墓，說是冬底就到。但人事何常？也不知來與不來。倒是端木兄是一定來的。或者與先生又是同年，稍緩再吃諸位喜酒罷。」二位又說了回話，天交二鼓。王夫人著人來請，芝哥兒方才進去，」閔師爺也各回房。